

陈益鹏文学作品集·诗歌散文

恍然如梦

陈益鹏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然如梦 / 陈益鹏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3
(陈益鹏文学作品集)
ISBN 978-7-5513-0441-2

I. ①恍…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094号

恍然如梦

作 者 陈益鹏
责任编辑 曹彦
史婷
封面设计 许玉龙
版式设计 夏 焕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253千字
印 张 16 印张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57-6
定 价 48.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序一

反腐：一个沉重的话题——《恍然如梦》读后

曹显树

“为民不当官，当官都一般”，这是民间老百姓口头常说的一句话。这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人多官少，当官的肯定是少数人；其二是说，人不在官位时，都敢说不贪不腐的大话，一旦当上了，则未必尽然。社会大环境如此，如不自尊、自重、自省，谁也难保不会陷入污泥。这是一些官员的宿命。

小说《恍然如梦》中的西金市原市长宋芸华同样没有绕开这个宿命的怪圈。

从当前我国反腐情况来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贪财与贪色几乎总是套在一起的，如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而且相对于“财”而言，“色”对贪官的诱惑似乎更大。好多贪官都是因为满足不了自己多个“二奶”的无休止索取，才由当初的不贪到贪，由小贪到大贪，最终身陷囹圄。小说中的黄龙镇党委书记、镇长柯白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女人的贪欲，几乎到了见色起意的程度。凡是他想要的女人，几乎无一可以脱逃（田香是个例外，这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从这一点来讲，他和民国时期的土匪头子苏隆道没有什么差别。柯白虎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女人的强烈占有、对对手的无情打击以及对政务的懈怠。表面上看，他的贪腐比较温和，没有触犯到更多人的利益；他的一些做法和手段，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很一般，并没有多少创意，但它对社会的危害同样是巨大的。这种负能量，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党的形象，更有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这绝非危言耸听。从小说中的人物贾水汪主动参加邪教组织，政府多次铲而不绝的事例中就可可见一斑。

同为黄龙镇镇长，最后又都走向贪腐，这是柯白虎与韦佳（亦即宋芸华）共同的悲哀。但韦佳跟柯白虎不同。韦佳的贪与“色”无关。他大学毕业，文笔不错，知识水平比柯白虎高，工作能力更是在柯白虎之上，最终能走向领

导岗位，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他在《出路》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因为他的“洁”，才凸显出柯白虎的“脏”；更因为他的“善”，才更显现出柯白虎的“恶”。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其致命之处在于他的性格当中有过于“善”的一面。遇到有可能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情，总是选择退缩和忍让，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对娜娜、田香和俞芳的爱情态度上。这也是他后来成为领导干部后之所以犯错的根源所在。如他自己在庭审时所说，自己并不缺钱，是因为碍于情面，难以抵挡糖衣炮弹的进攻，才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多数贪官对自己之所以走向贪腐之路的通常解释。

我从事省级金融纪检监察工作八年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出台的治理措施也是与时俱进，多法并举，可为何腐败大案要案仍然层出不穷？从一些高官落马的案例分析，难道说是这些人对反腐倡廉的认识不深、不到位？看看他们曾经的讲话、报告，一套一套的，说得多么生动；教育起部下来，讲得多少深刻，可为何到头来自己反倒一步一步走向违法犯罪呢？对此，我感到非常迷惑。看了《恍然如梦》，从柯白虎的身上我仿佛找到了一种最基本的解释，即他们忽视了自身严格的修为、修炼，未做到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阐释的“慎独”二字。在我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特别强调“慎独”和“自我修炼”。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由于知行脱节，触动不了灵魂深处，也就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按照党章的要求自觉地进行自我行为的约束和自我思想的改造。

胡锦涛同志曾告诫全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对于社会上一些落马的高官而言，小说《恍然如梦》中的宋芸华、佐川、柯白虎们只能算是“苍蝇”，但不能因为他们是“苍蝇”，就

可以网开一面，不予打击。“苍蝇”虽小，危害同样巨大。对他们的打击，既是纯洁队伍的需要，也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利好之举。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怎样才能避免陷入腐败的泥坑？当然，这不是小说能给我们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党的诸多条文里也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套用的“公式”可供选择，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前不久，我看到一位省级主要领导曾讲过这样几句话：“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必须时刻用党员纯洁性要求来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保持健康的从政心态。自觉‘修剪’欲望，茁壮心灵，提升定力，抵制诱惑。”对此，我非常赞同。“‘修剪’欲望”，做到清心自守、淡定人生，不让邪念在内心丛生和蔓延；“茁壮心灵”的途径，即好读书，读好书，以读书修德、明理、益智，培养健康情趣，择善交友；“提升定力”、“抵制诱惑”，有了定力，即可做到坐怀不乱，百病不侵，任它花好月圆，我自岿然不动。在我看来，能够做到这四点，那坑里的污泥再怎么污脏，也绝对污染不到自己的身上。只可惜，小说中的主人公韦佳（亦即宋芸华）最终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落得个悔之晚矣的结局。这对世人、尤其是对于欲走向仕途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莫大的警示。

小说除了反腐这条主线而外，还涉及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这从将小说的内标题命名为《出路》可以看出。出路，既寓示着小说主人公的人生出路，也暗示着山区农村的出路。而个人的出路是与社会的出路紧密相连的，只有将个人的命运投入到改造社会的时代大潮中，年轻人才有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小说山乡风情浓郁，着力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巴山地区的婚丧场景，彩莲船的赛法，甚至于喝酒、骂笑等乡风民俗都在书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示。柯白虎的“贪”，韦佳的“善”；潘凤娇的“泼”，黄良银的“憨”；王志成的“拗”，田香的“怨”……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物跃然纸上。

小说的结构也很新颖。采取书中套书的写法，将一个已过去二十多年的故事放在当下的时代背景里展开，让宋芸华的“梦”有了“恍然”的感觉，有了

一个可做的空间。在很多人的眼里，人生就是一场梦，只不过对于宋芸华来说，这个梦来有点过于残酷了，残酷到没有办法改变。“一失足成千古恨”。小说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这句话的含义。

小说作者陈益鹏曾长期从事农村金融工作，2000年从中国农业银行安康分行选调进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至今，先后从事综合文秘、项目经理、纪检监察、法律事务工作。他热爱文学，曾出版过诗歌和散文集，《恍然如梦》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平时虽然也喜欢看书，偶尔也动笔写一点文章，但大都是与工作有关的论文和材料，评说这么“文艺”的东西，还真是轻易不敢下手，生怕说歪了，落不到点子上，但我最终还是提起笔来为益鹏的这部小说写几句话。之所以如此，基于三个原因：一是职责。我自2005年从中国农业银行商洛分行调入陕西省分行，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已有八年之久，对这项工作也有一些思考，而益鹏同志这部小说的主题恰好是反腐倡廉，我当然不能推辞。二是情义。我在安康分行任副行长时，益鹏是我的部下，我比较了解他。他说话轻声细语，有时还吞吞吐吐，但却歌声悠扬，文笔流畅；表面看似文弱，内心却是波澜万丈。这从他过去写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三是感动。长期以来，益鹏一直没有放松对文学的追求，每有作品问世，都要给我送来一本。他从事着繁忙而具体的工作，在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止。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仍能甘于寂寞，坚持文学创作，终于写出一部紧扣时代脉搏的厚重之作，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令人十分钦佩。而尤为可贵的是，他立身金融，却心系社会，敢于用手中的笔，对社会的丑恶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其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忧患意识，敢于担当的勇气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打动了我。

尽管从艺术角度讲，这部小说还有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无论是现在已做官的、尚未做官的，还是将来准备做官的，读了它，应该都是有所受益的。

2013年2月于西安

（曹显树，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监察部主任，高级政工师、经济师）

序二

意想不到的收获——序《恍然如梦》

方晓蕾

为长篇小说作序，不是没有，但鲜见。其一是因为，长篇小说与中短篇不一样，与散文也不一样。长篇小说自成体系，各有风格。你不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好的标准在哪儿？答案有许多种，窃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有自己的东西，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东西让读者费时费力之后总得有点收获吧。一般的长篇都能达到此种目的。既然如此，序有何用？其二，小说摆在那儿，有前言，有故事梗概，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看点在小说中，按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的行进着，读者拿到手以后，兴趣在小说，你非要在前面弄一个叫序的东西，读者看吧，兴趣大减；不看吧，又堂而皇之地摆在那儿挡路。既然如此，序有何用？其三，名家的序还有点效应，如我等人物写序却是狗肉店挂着羊头，能增加读者的阅读欲望吗？有点悬。既然如此，序有何用？

说几百字的废话，其目的却是想说《恍然如梦》这部长篇必须要有我这篇序。

你不如我了解作者。固然读小说如同吃鸡蛋，你是没必要了解母鸡的。但现如今这个社会，绿色无污染是那样的重要，吃鸡蛋都要吃土鸡蛋。你读小说前先从我这里知道了作者，你是不是会对小说更感兴趣？作者陈益鹏的大致情况你从他人的文字中已经有所了解，可你知道吗，一个小地方的人物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而县城，而州城，而省城，不敢说人上人，但已经是人中之龙了，这种经历，这种心酸，这长长的几十年，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虽然不会像于连那样夸张，但作者的一支笔，在山城岚皋傲视群雄；在山高月小的安康文坛左突右冲；在省城立身为命。他写诗写散文，写公文写政论，而今写小说。你说这小说会缺少可读性吗？

你不如我了解这部小说。酒越陈越香，小说却不一定越放越好，但好小说一定弥久愈香。中国当代年产长篇小说数千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有，过

十年八年还有人读，就比较稀罕了。而《恍然如梦》十几年前成稿，如今仍然有让人阅读的欲望，可见其不是速朽的东西。小说作品也是一样的，天才作品可喜，通过十几年打磨的照样难得。这种打磨不仅仅是人为上光上色，而是让它沉淀，让时间来证明其价值。十几年前，这部小说刚出炉时，我是比较早的读者之一，曾为之雀跃为之激动，不是赞叹这部小说的多么伟大，而是为现实中如许精彩能在作者的笔下再现欣慰。有个伟大的作家说：“现实比小说还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但悖论的是，正因为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才无法看到现实的精彩，这才有了作家有了小说，让我们看到悲欢离合、人情冷暖。《恍然如梦》这部小说是一样的，你看到的韦佳，你看到的佐林，你看到的柯白虎，你看到的张自强，无不是现实中的人物，无不是你身边的人。你熟悉，你感慨，你欢喜，你憎恨，但你也知道，这些人物这些故事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读小说就是回望自己的生活，读《恍然如梦》就是解读你自己置身的这个小社会。

《恍然如梦》有几个让你读下去的理由。

如果你是陕南人，你得读。《恍然如梦》的背景、人物、故事就在陕南，诚如作者所言：“黄龙镇是有原型的。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也都是有原型的。书中的人物，有的是我见过的，有的是我听说的；有的人，我让他们本色呈现，未作任何修改；有的人，则是由多人捏合而成的。总之，他们都在现实中客观存在过，或将继续在生活中存在。让他们在小说中复活，且历经多年仍不肯舍弃，就是因为他们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我想尽可能地还原他们在我心目中的面貌。”背景是你曾经、正在生活着的，人物就是你身边的，多么鲜活！你看了，你免不了会惊讶，这就是张三嘛，这就是李四嘛，这不是王五吗？昨个儿还在一起吃酒呢。说实话，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其实不是在看小说，而是看自己嘛。

如果你是外地人，你得读。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秦头楚尾，古庸国、巴国属地，人文风情独特而浓郁，多神秘的一块地界。你看史书，看到的是干巴巴的资料；你看《恍然如梦》看到的是活灵活现的场景。巴山地区的婚

丧场景，彩莲船的赛法，甚至于喝酒、骂笑等乡风民俗都在书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示。

《恍然如梦》的可读元素太多了。你喜欢反腐，这个小说写的就是反腐；你喜欢励志，这部小说又何尝不是一部励志小说？你喜欢情感，这部小说又有大量的情感纠结；如果你是一位品质不高的读者，想在这部小说中猎奇，我告诉你，它会照样满足你。但一部小说承载的东西太多并不是好事，就作者陈益鹏而言，我知道他为读者诸君着想，他用书中书的手法把二三十年前的人、事放在当代，他有他的思考。而诸多先睹为快的读者也仅仅把这部小说看做是反腐题材的小说，我也不认可。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部小说的价值之所在不是其反腐题材，也不是众多的励志故事和人物。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是它那众多的秦巴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特点的人文。它真实的记载了原始的丧葬、年会、节俗、民歌等等。这些原生态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以及散文笔调的写作手法，是这部小说流传下去的因素。这，也是《恍然如梦》的意外收获吧。

是为序。

（方晓蕾，中国作协会员，安康市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安康市中心医院。著有长篇《也许爱情》、《失败书》，中短篇集《红颜知己》，散文集《我在生活》、《我是世间有情人》，诗集《爱情与生活》等多部）

记者采访手记（一）：

一个爱好文学创作的贪官

总编打来电话，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立马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听口气，事情还比较紧急。我不敢耽误，第一时间赶到他的房间。见面后，他将一份当天的《西金日报》递给我，指着其中的一则短消息说：“你先看看这个。”

我接过报纸一看，是关于原西金市委副书记、市长宋芸华贪腐一案明日开庭受审的报道。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西金炒得最热的

一个新闻爆料。报刊、电视都连续报道了，网上也有很多相关信息，包括我们的《西金法制报》也都派出了记者跟踪追访。但我不能确定总编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用再看了，这在西金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您就直接吩咐吧！”我单刀直入。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此人过去非常正直，是从山区最基层靠实干和业绩一步一步干到市长位置的。”总编若有所思，似要表达什么观点。我一口接过去：“每个落马的高官，其前半生基本上都是清白的，或是有所作为的，否则，走不到高官位置。无一例外的。这个，我曾经做过研究。”

“他出版过几本书，其中有一部是长篇小说——新鲜吧？所以，在我看来，此人比较特殊，值得一挖。”总编提到的这一点，我倒是不曾知晓。一个政府官员，写写政经类的文章，靠笔头子起家倒也常见，只是，政府高官也能写小说，玩文学，这种人倒是少有。我对此人开始有了一点探究的兴趣。

“嗯，有点意思！您打算怎么做？”我想知道总编的具体想法。

“在这件事情上，咱们可以另辟蹊径，做一篇不一样的文章。”总编停顿了一下，望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我等他继续说下去。他接着说：“反正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至于这篇文章具体怎么做，我不给你划框框，由你自己决定。想好了，报告我一声。小王继续做他的常规报道，你要做的是深度，明白吗？”

“明白。”我毫不含糊，“放心吧，领导！我先采访，等有了第一手资料和初步设想后再向您报告。”

“好的。”总编满意地点点头。

这事，就这么敲定了。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四十分许，西金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内，身着深色西装、身材微胖、头发花白、略显秃顶的原西金市委副书记、市长宋芸华被带下了警车，押往法庭。面对众多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宋芸华双眼微闭，低头轻叹了一口气。

八时五十分左右，宋芸华被两名法警带着走上法庭，旁听席上一阵躁动。法警为宋芸华打开了手铐。他坐在法官的对面听候审讯。

我一声不响地坐在旁听席上，静静地观察着庭审的一幕。

据公诉机关指控，宋芸华于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八年，利用其担任县、市、厅领导职务的便利，在提拔使用干部以及林业、水利项目资金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中，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四十五人二百余万元以及近七十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中包括三千八百美元，六千七百英镑、四千三百欧元、一万二千七百港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对于上述指控，宋芸华当庭表示不持任何异议。并称起诉书上的三十二起受贿事实，全部是自己在有关部门交代的，他不想做任何辩解。还称，他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为了给孩子攒学费，他生活很节俭。那些外币是出国考察时，考察团发的或自己兑换的。其辩护律师称，由于收入计算的遗漏和支出计算的重复，宋芸华家庭并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此罪名不能成立。

“我对不起党，是党把我培养成中高级干部，我却做下这样的事情……”在当日下午六时许，宋芸华在最后陈述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忏悔。

他声称，在当干部初期，也曾下定决心要做个好官。但他当官后，很多亲戚、朋友、同事托他办事，他开始拒绝过一些送礼的人，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原本关系很好的人。在法庭陈述中，他声泪俱下，说道：“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不差。自己身居要职，薪水不低。以前出书，发表文章，也挣了不少稿费。说实话，我不缺钱，也不想要任何人的钱。但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后来我怕伤同事、亲友的感情，得罪太多人，便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渐被糖衣炮弹攻下。”

法庭上很安静。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宋芸华的身上。他抬头看了一眼法官，接着说：“尽管我曾经作出过很多贡献，也得到过很多荣誉，但这一切都不能抵消我的罪过，走到今天，我很痛恨自己，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随后，宋芸华称，他在纪委主动交了自己的所有罪行，积极退回了赃款，并检举了其他人的涉嫌犯罪行为，他的行为应该算是自首，希望法庭考虑这一情节，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庭审从上午八时三十分一直持续到下午六时，法庭并未当庭宣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次开庭。西金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宋芸华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对受贿所得以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钱物依法予以追缴。

二〇一〇年一月三日，我得到西金市政法委和监狱方面的许可，得以和狱中的宋芸华进行一次近距离的交谈。

在位于西金市西郊一所监狱的接待室里，我与宋芸华隔桌对坐。看上去，他的心情一直不怎么好，白头发比上次看到的似乎更多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他自嘲地说：“省纪委和检察院的人上周都来过，录了像，拍了照，谈了话，要做我的专题。我已经成了廉政教育的反面典型。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想知道什么，问吧？”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不想让他感到过分不快。所以，我不打算问他那些别人可能都问过的事情。我要找到一个他易于接受的话题，他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我说：“从年龄上看，你跟我爸的年龄差不多，我就叫您叔吧。嗯——宋叔，我来，主要是被您的经历所吸引，也可以说是被您的才能所吸引。据我了解，您二十六岁就在黄龙镇当镇长了，而且，听说您还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有这回事吗？”

他抬起眼，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许久没有说话。我想，我的微笑足以让他打消疑虑。我要通过微笑向他传递我的真诚。

“我还听说，当年黄龙镇那个犯事的老镇长就是被你给揪出来的，是这样的吗？”我继续问。

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有这事，但……不完全。”

“您能详细说说吗？”我终于找到了采访的突破口，不禁暗自高兴。

“你要真想了解这件事，我可以给你看一部小说。里面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记录了我刚参加工作时在黄龙镇那几年所发生的故事。”我感觉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正在进一步拉近。

“是你曾经出版的那部《英雄不问出处》的长篇小说吗？”

“不，是我十年前动笔写下的，写了一半，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放下了。来监狱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重写了一遍，书名叫《出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目前这种状况，是没法让它面世了。时过境迁，这样的东西，可能也不会再有人对它感兴趣。所以，我现在决定，把它交给你，任你怎么处理。或许，你从中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非常期待读到您的小说，真的！”

宋芸华冲我笑了笑，站起身：“你稍等。”说罢，他起身向看守走过去，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折身向自己的监室走去。约莫五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叠文稿向我走来。

“这个东西，我是用了心写的，文笔不怎么样，但还可以看。”说着，将书稿递到我的手上。

“是自传性质的吗？”我好奇地问。

“开始是打算用第一人称写的，但我发现，这样写，难以放开手脚，很多事件无法展开。”

我翻开第一页，恰好看到“韦佳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一句，于是再次问他：“看来，书中的这个主人公韦佳就是您自己了，对吗？”

“我不否认。发生在韦佳身上的事，都是我曾经历过的。当然，作为小说，里面肯定也有虚构的成分。”

“您都是出过书的大作家了，我相信您一定写得很精彩！”

他摇摇头，表示否定：“明说，过去出书，人家大都是冲着你的官职和权势来的，即便不够条件，也照样可以出，而且还有人争着抢着来买。其实我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现在，这东西要拿出去，肯定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主动给你出版的！”

“好吧，我先看看，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它面世的。”

“不过，你现在还拿不走，得等审查以后才可以。你下周来取吧。”

三天后，我拿到了文稿。回到家中，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宋芸华的长篇小说《出路》。闭目回想，的确感慨万千：一个当初多么纯净、善良、有理想、有抱负、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谁会想到，若干年后，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的，我曾经说过，每个落马的高官，都曾有过辉煌过去，干净过去，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最后都无一幸免地滑向堕落的深渊呢？也许是遗忘。随着地位的升高，环境的改变，手中权力的增大，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过去心中坚守的信仰，忘记了自己当初给党和人民许下的诺言。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宋芸华入狱后，想要把自己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写出来，说明他已经开始反省了。

我决定把宋芸华写下的这个小说，一字不动地呈现给我的读者，我要让大家看到一个现已沦为阶下囚的高官，曾经都有着怎样的过去。

总编没有表示反对。他说想要搞成文学作品，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他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动用自己的脑子，就这一事件，写出一篇不少于五千字且要有一定深度的调查报告，才算完成任务。

我说行，没问题。

宋芸华的长篇小说：《出路》

第一章 雪山途中

黄龙镇，距山巴县城一百四十多里，其间要翻越两座大山。过去，这是一个出大烟和土匪的地方。曾有一些不怕死的绿林莽汉，拉一帮弟兄，一阵风飘下松林岗，将山巴城劫洗一番。距当今最近、手段最残忍的，当推民国末年赫赫有名的苏癫子。苏癫子本名苏隆道，土著黄龙镇人，手下持有三十余条“汉阳造”，挎二八盒子，骑高头大马。途中逢着女人，兽性发作，不分黑天白天，立马便行苟且之事。有时，遇着懦弱老嫗也不放过，脱下鞋子，朝那羞处猛击，直到红肿方才上身。所到之处，凡有点姿色的女人，皆掳上山去。在世三十余载，共讨得九房姨太。吃枪子儿那年，九姨太年方十五，据说至今仍健在。因为山高皇帝远，又因虽通着公路，但由于路面窄、盘道多、遇雨常塌方，故一直未通班车，交通极为不便。外地干部很难派进，而当地干部却又削尖了脑袋朝出钻。有一次，县委书记张钊冒雨前往该镇检查工作，吉普车行至三湾路段，突遇山石滑塌，差一点丢了性命。县政府几次动议改造加固塔儿庄至黄龙镇的公路，终因路段较长、财力匮乏，这困难那原因束之高阁。总之，那不是个令人看好的地方。

韦佳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天上午，他身上披着父亲的一件棉大衣，搭乘一辆拉化肥的卡车，从县城出发直奔黄龙镇。行李不多，两床被子装在麻袋里，一口棕箱子撂在身旁。天空中，雪花不停地飘飞；峡谷里，寒风一个劲儿地猛刮。

母亲一再挽留，要他过几天，等雪小了再走，他不肯，执意要走。已经闲了两天了，他心里直发毛，想着还是搭便车走了省心。刚出校门，走向社会，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他既兴奋，又有些茫然，但更多的是对组织的这次不公平分配的不满和寒心。

按说，他完全可以不遭这份罪的。省团校该年度山巴县只有他一个毕业生，而无论他的学业成绩还是毕业鉴定都是无可挑剔的。团县委也明确表示同意接收，但人事局最后给他的却是另外一个通知。留在团县委工作的唯一

名额不属于他，那个位置，被同期毕业的佐县长的儿子佐林占据了。佐林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为了不去教书，他宁可放弃自己的专业。

接到分配通知后，韦佳啥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能蹲县机关，有一个高起点，这样的好事谁不想？他也并非刻意要留在县机关。刚走向社会，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都是能够容忍、能够接受的。只是，正如一句俗语所说：馍馍不熟气不匀。凭什么县长的儿子就可以随心所欲挑挑拣拣，而老百姓的儿子就只能捡别人剩下的！为此，韦佳沉闷了整整三天。三天里，他四门不出，蒙头大睡，生那个佐县长的气。他从心底里瞧不起那个尚不知红脸白脸的佐县长——以权谋私居然做得如此鲜明，如此当仁不让。也许，是人事局的那位局长想借机讨好县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也未可知。这种事，一般是用不着县长亲自出面的。说到底，自己没有一个当县长的父亲。

在县科委工作的父亲也为此愤愤不平，说现在这个世道简直越变越不像话了，干啥都得凭关系，走后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母亲倒能想开。她劝告韦佳，不要平白无故诬蔑县长，要尊重领导。县长扛着全县的大事，生活上即便受点照顾也是应该的。再说了，又没有明文规定学习成绩好就一定要留好单位的。父亲也跟着转了弯，说刚参加工作，先到基层锻炼一下也好。想想自己没有后台，钻不了红门，眼下家庭又正值困难时期，管它黄龙镇黑龙镇，也就只好屈就了。

路过塔儿庄时，他没有下车，也没有必要下车。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他永远忘不了，十七年前，作为西北农学院植保系毕业的父亲，为培育出抗马铃薯晚疫病的新品种，携妻带子来塔儿庄蹲点的情形。那时，姐姐八岁，他六岁，大弟四岁，还没添小弟，一家五口，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的窝棚里。夜里，生一堆篝火，煨几个洋芋，围着火炉看父亲在煤油灯下做笔记，听母亲哼温暖的摇篮曲，体味着一份特殊的温馨……

卡车在雪路上颠簸着。越往前走，雪越大，路也更难行了，不一会儿，竟下起冰雹来。玉米粒般的冰雹迎头袭来，令皮肉生生地疼痛。他连忙将大衣顶在头上。可是，顾了头，却顾不了脚。寒风呼呼，刮得他只打寒噤。他